

我家祖辈生活在农村,没出过“公家人”。尤其是我,本是个健康活泼的儿童,没想到因一场突发的高烧没能得到及时医治,通耳呆的神经被烧坏而成了聋人。

大家都认为我这辈子完了,长大连过上一般农民的日子都难。父母曾怜惜地向我许诺:“我们带着你过,将来不分家。”星移斗转,我这个人眼里可怜的人,竟然到城里“端上了公家饭碗”,住上了楼房。不仅没要父母带着过,还把父母接到城里供养,还作为盐城市唯一的首届“全国自强模范”、全国残疾人代表大会代表,先后几次从黄海之滨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,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这一切,是我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。

由于失去听力,进了普通学校,我只能无奈地进入县聋哑学校读书。当时特殊教育远不及现今发达,只有七年学制。七年后,按照那时聋校不成文的“从哪来,毕业后仍回到那里去”的规定,我又回

我与祖国共自强

祁兆龙

到农村,开始了父辈那种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生活。起五更睡半夜,“不是拿锄头便是拿镰刀,不是地头便地头”那种单调生活,使我的心如一潭死水,了无着落。

“当你感到内心空虚的时候,就让知识丰富你的生活。”在一本书中偶尔看到这句话时,我醒悟了。劳作之余,我一头扎进书海里。家里的旧书和课本都翻出来看了,邻里有书的人家也借遍了。在乡文化站图书室,我成了常客。读书给我精神带来愉悦,使我感受到人生的美好。于是,我不再觉得艰苦的日子是那么难熬,也慢慢让我懂得自己应该怎么活着。

对于我看书,家里人是不支持的。一是认为我是聋子,看了没用;二是认为我

白天劳累一天,夜里再长时间看书,会把身体搞垮。父母总是劝我有多休息,不要看书。可我受不了心灵无所依托的折磨,所以对父母的好意是当面应承,背地里仍我行我素。1985年的一天,我因为耳朵里而化浓,父亲带我上县医院诊治。路过县新华书店门前时,我见到许多人在购买成人自考教材。我说服父亲为我买了套中文自考教材,如获至宝地捧回家攻读。

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带来历史性巨变,农村种种的变化,农民获得的那些实惠,我无法耳闻,但却亲身感受和目睹的。眼瞅着熟悉的东西在不断“旧貌换新颜”,激起我呈现这一切的激情。我开始给报刊、电台写稿,靠着“干就要干好”的心劲不停地写,还真实写出点名堂,渐渐我这个聋人通讯员的名声传开了。母校领导获知我的情况,经报请主管局同意,决定聘用我做代课教师。这是对我的鼓励,更是对我的鞭策。为了尽快熟悉教学业务,我把微薄的代课工资拿出来,订阅、购买有关书刊学习,并虚心向他人请教,在教中学、学中教;我还报名参加了小学教师专业合格证自学考试。不久,我熟悉了教学工作,在聋校站住了脚。后来,又在有关部门、领导关心下,我的户口、工作性质问题相继得到解决。

我清楚,我一个出生农村的残疾人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,是因为我欣逢盛世,有了国家的繁荣富强,有了残疾人事业的空前发展,才有了我如今的一切。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。我这个聋人的成长过程也是我们国家70年来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。新中国成立70华诞到了,我衷心祝福祖国:明天更兴旺、更强大、更美好!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一晃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了。在党的光辉照耀下,我家同全国亿万家庭一样,过上了“登楼梯吃甘蔗——步步高节节甜”的美好生活。目前,我们全家19口人,家家住楼房,户户有轿车,生活达小康,有的超小康。我和老伴退休,每月拿到近万元的退休金,另外每月还享受200元尊老金。再视子女方面,他们大都事业有成,有的是国家干部,有的是企业老总,有的是医生,有的是工人……一家人四代同堂,其乐融融。

新中国成立70年来,从国家到亿万家庭都发生“当惊世界殊”的喜人变化。

下面说说我的家庭。我出身于新坝镇新生村一个极其贫苦的农民家庭。建国初期,我家分了几亩薄地,但因为我家本就一贫如洗,加之父母多病没文化,所以日子过得依然苦不堪言。

记得在横港小学读书时,中午放学同学们回家我却不回家,因为回家也没有午饭吃。我呆在学校里,肚子饿了跑到学校旁边一户姓张的人家,讨半瓢水喝喝,下午继续上课。直到学校放学晚学,我才步行四五里路到家,赶忙捧起一碗能照见人脸的稀粥,如狼似虎地喝下肚。

1952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学校开大会,我身为少先队大队长,校长安排我上台发言。我考虑自己穿的布鞋破了,大脚趾露在外面,感到不好意思。就用草纸放进鞋里,再用墨汁把露出的纸涂黑,才上台讲话。后来这事被同学们知道了,传为笑谈。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。一晃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了。在党的光辉照耀下,我家同全国亿万家庭一样,过上了“登楼梯吃甘蔗——步步高节节甜”的美好生活。

目前,我们全家19口人,家家住楼房,户户有轿车,生活达小康,有的超小康。我和老伴退休,每月拿到近万元的退休金,另外每月还享受200元尊老金。

再视子女方面,他们大都事业有成,有的是国家干部,有的是企业老总,有的是医生,有的是工人……一家人四代同堂,其乐融融。

忆昔日生活,看今朝巨变,真是天壤之别,即使做梦也没想到。在有生之年,我要不忘初心和使命,继续发挥余热,并教育儿孙们永远跟党走,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。

真是做梦没想到

陈德尧

“彩虹”座座靓鹤乡

江正

我见证并执笔记载了射阳70年来桥闸建设的发展历程,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。

我出生于1935年8月,住在苏北里下河区域一个贫穷的小渔村。村边有条位于射阳地区中部、横穿东西的自然河——射阳河。那时,百姓为了防涝防灾,自发开掘了30—40米宽的10多条直通黄海的河道。落潮时,河水无遮无挡流入黄海;涨潮时,又咸又涩的海水经常倒灌,导致土地泛碱。当地有“十种九不收”的民谣。百姓为了生产、生活方便,在全县350多条中、大河上,用小木船和水泥船运送来往人员,称为“代渡船”。如遇突如其来大风、大浪、大雨或强台风,时常会有翻船、人落水事故发生,百姓苦不堪言。

新中国成立后,1954年国家水利部号召“整治水患”。在黄海边通兴镇(现在海通镇),由国家投资、百姓出力、苏联专家支持,花了二年时间,建起苏北最大最长的河闸——射阳河闸(共青桥)。此后,在五年内又马不停蹄地相继在新洋港、黄沙河、运棉河、六垛等13条通海河口建起永久性桥闸,彻底锁住海水倒灌的“喉咙”。

春去寒来,斗转星移。1978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市场经济的春风吹绿大江南北。“谁建桥,谁收益”的政策,激发了人们修桥建桥的热情,五年内在全县个人或合资建起58座桥梁,撤销116条危渡船,基本解决了百姓“出行难”问题。

要致富先铺路,要铺路先架桥。1993年,我县由政府牵头出资补助,村民出力,交通部门组织实施,打响一场建桥铺路的人民战争。10年时间,全县建起等级桥梁(包括涵洞)1300多座,撤销代渡船145艘。

2003年至今,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,我县加快桥梁、路网建设步伐。在新建的沈海高速、临海国道、县境内高铁、省道、县市区、县镇道和正在建的县市高速等沿线,架起40—100吨米以上的大桥251座。最近8年来,我县农村公路、桥梁提档升级,又新建和改建417座可通大货车、大客车的桥梁,彻底结束射阳代渡的历史。

据统计,70年来全县境内大、中、小桥(闸)达1998座,桥(闸)面总长达60452.6米,为射阳高质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

如今,四通八达的桥梁给人们的生产、生活带来便捷。射阳河桥闸两岸湿地宽阔,生态环境焕然一新,成功入选国家首批100个“最美水站”。风景区内100吨米以上的明湖双桥周围景色秀美,植物丰富,成为人们旅游休闲的风景点。

“彩虹”座座靓鹤乡。这些桥梁的变化,只是新中国70年来交通桥闸建设的一个缩影。一个交通发达、环境优美的新射阳正崛起在黄海之滨。

住房的变迁

李健

我的老家在滨海县通榆镇,记得我家在村级小集市的南首。房子是土坯墙,只有门边、窗户有点砖头。

到了夏天,家里还算凉快点。可是到了冬天,寒风凛冽,飞雪钻门,酷冷难熬。父亲便早早地在秋天用稻草编织了挡风门帘,给家里带来一点暖意。

后来,我们随着父母迁徙到射阳通海。一家七口人先住在临时搭建的小舍子里。一张大床、一个小铺,就塞满整个房间。烧饭只能在舍外,就地靠沟边掏洞挖灶台。晴天还好些,到了雨雪天常常脚踩烂泥,冒雨熬粥。

后来,我家在亲邻的帮助下,盖起土墙丁头舍房。为增加房屋面积,在两间的前一间往右拐出去,称为小拔舍,里面可以放一张床。一天,乡邻正在帮我家屋顶盖茅草,刚盖了后房间和拔舍,狂风暴雨接踵而至。我们站在拔舍前,看到滔天大雨把前间房上泥巴的屋面无情地砸得到处流淌着泥浆。我们就这样无奈地望着,一言不发。

高中毕业后,我们家才有了三间土墙房。我的岳父,滨海县的一位大队书记,带着兄弟来走访我。他们在讨论是否同意这门亲事时,那位妻叔长辈坚决不同意,声称这户人家太穷,连土墙都是三条弯。因为我家的房子是先砌了两间,后来又在东墙上接上一间,后接的与原先的屋脊看上去不是一条直线,视觉上的确不太美观。可岳父说,这小子星期天都在屋后施肥,自己小木箱内的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的,看来很勤劳,爱整洁干净。于是,他便同意将女儿嫁给我。

我们独立成家的房子是挨着西山墙砌的三面墙,并支起一口锅,西房间还让我暂住。有一天,妻抱着孩子在里面玩。我说,儿啊,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房,七尺宽八尺长,三面墙。因为房啊墙啊的听起来很顺耳,我们不禁相视而笑。有一次,我偶回妻的娘家,妻指着路边的白墙红瓦两间房说,要是我们能住上这房就心满意足了。为此,我们鼓起一股劲,攒钱准备建房。1978年,我们终于建起两间主房加厨房的称为菜刀柄的白墙红瓦房,就外欠100多元债务。从此以后,我的心里一扫自己无房的阴霾。

为还债奔波,为改建筹划。1984年,我家有了三间外带厨房的石头做墙基的水泥瓦盖的大房子。虽然稍欠外债,可我和妻乐滋滋地认为还起来也不会太费力。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,我家农田收入相应增长了些许,我的工资也从30元逐步上涨到四五十元……日子明显好过多了。不久,家里通了电,接上了自来水,电视从黑白到彩色,甚至买了收录机。在宽敞明亮的屋内看书写稿、听音乐,不再为房屋漏雨发愁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匆匆,转眼来到新世纪。10年前,我们在镇里买了100多平方米的套间。孩子也在城里安了家,还为我们另外准备了在城里养老的新居。从盼房、建房再到自己城里的新居,70年来这发展的速度真有点神奇。



缤纷鹤城 郭开国 摄

路的“三步曲”

居文俊

记忆中,我曾经经历过家乡的土路、砂石公路、柏油马路的变化。每个阶段的道路变化,都是不同时代的生动注解。

建国初,我家门前有一条土路。几十年里,风里来雨里去的我走在土路上,为了生计跋涉。就改革开放的前几年里,遇到下雨天,从县城合德到“洋曙河”边老家,也是汗流浹背地扛着自行车回家,把自行车朝洋曙河里一摔,带个扫帚去洗刷粘着泥土的自行车,刷干净再拖上岸边晾晒。就这样,年复一年,循环往复直到门前有砂石公路。

改革开放春风起,包干到户“责任制”改变了农村土路的历史。各家各户锤砖头、拾砖块,挑送、车运建沙石公路。

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物质生活的改变,公路上浇筑了混凝土,再铺上柏油,使得路面油光锃亮。夜晚,走在霓虹闪烁、路灯照耀的宽阔柏油马路上,好不惬意!

土路、砂石公路、柏油马路,一步一个台阶,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巨大变化。

已入暮年的我将利用有限的光阴,高唱路之“三步曲”。

“春米”到“碾米”背后的故事

范贵银

我是60后,孩提时代“春米”这一劳动单纯而有趣。如今早已荡然无存。在儿时生活中,到了稻粒飘香的季节,大人孩子们忙碌而快乐,每家每户争着将新收获的稻子舂成香喷喷的大米。

“春米”是一个繁重的体力劳动,确是原始的碾米工具。它是一种形如圆锥体倒扣着的青石圆窝;碾是碾嘴和大的丫杈树干连着的整体杠杆。碾是两至三个人用脚一踩,“哎扭”一声,碾嘴扬了起来。脚下轻轻一松油门,又“嘭”的一声,碾嘴就落到白窝里。一白的稻谷大约十多斤,要无数次重复着这样的动作,经过十几分钟才能春出米来。七八口人家一次要春上百斤米,需花上一两个小时,每次下来,春得大汗淋漓,气喘吁吁。那时庄子里的人口较多,大人小孩排队春米,等米下锅,不分昼夜。

夜间春米,祖母常在空隙时间,给我和小伙伴们讲故事。现在想来,有《杨家将》《花木兰》《牛郎织女》……我时常仰望月亮,幻想着神仙姐姐能变出魔术般的机械春出米来,该多好呀!

随着时代的进步,到了上世纪70年代,我们原五岸大队置办了一台碾米机,金灿灿的稻谷伴着发动机有力的“嗒嗒”声,瞬间碾出白花花的米。那时碾米

师父可神气了,和他关系好的,随叫随到,关系不好的,他就磨磨蹭蹭,但比起春米不知要省多少时间和精力。

上世纪80年代,在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下,我家也办了家庭碾米加工厂,一个院子有一台碾米机,碾一担米才三五分钟。随之,手中也有了积蓄,又置办了粉碎机、手扶拖拉机,开始了流动上门碾米、饲料加工,解放许多劳动力,方便了家家户。

如今,在党的富民政策引领下,我自筹资资金兴办起米业加工企业,成立了华扬家庭农场。购置了一套智能化的碾米机械。黄澄澄的稻谷从原粮清理、磨谷、谷糙混合物分离、碾米、白米分级、色选、抛光、打包,全部自动流水作业,并配有电脑色选机、电脑定量包装机、全自动真空包装机、粉剂自动定量包装机等先进设备十余台套。我还注册了以粮食精深加工为主,集生产、收购、加工、销售、物流、研发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企业,打造了具有射阳地方风味的“苏米”品牌大米,进入到终端的商业超市。

从“春米”到“碾米”演变的历史轨迹,折射出时代奋进的步伐和共和国的巨变。再次证明,只有和谐稳定,经济才会发展,人们才会更加幸福小康!

从小木桥到立交桥

李建霞

每当车行到宽阔平坦的立交桥,我就想起曾经走过的小木桥。从小木桥到立交桥,见证了革故鼎新、繁荣富强的新时代,也见证了70年来家乡的巨变。

上小学时,学校后面有条河,河面上有一座简易的小木桥。那是由二根木桩支撑,四根小木棍捆绑的三节桥。人走在上面,东摇西晃,就像荡秋千。冬天,桥面霜冻结冰打滑,一不小心就会落入河中。

一个夏日的下午,语文老师布置写作文,让我们写好放学回家。我第一个写好作文背起书包,匆匆忙忙往家赶。突然,天空乌云翻滚,狂风骤起,雷声阵阵,眼看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

我心急如焚,很想早一点跑回家。然而,面对这必经的小木桥,急得我直跺脚。狂风刮得我站也站不稳,又怎能走过桥?无奈中,我只有在小桥上小心翼翼地爬。爬到桥中央时,看到桥下被狂风掀起的一层又一层水波,吓得爬也不敢爬,站也不敢站,脸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。也不知紧紧抱桥停了多少,终于河对面走来一位叔叔,抱着我过了小木桥。

在我上中学时,小河变成了大河,河上修建了一座2米多宽的石拱桥。桥下有六个石拱组成,石拱之间有石墩,它比小木桥坚固结实。石拱桥上可以行人,也可开

车,桥下可以过船。石拱桥很美观,远远看去像一条彩虹。上学来回在桥上骑自行车时,心情别提有多高兴。

上世纪70年代,夏天没有电风扇和空调,酷热难耐。乡村的桥,夜晚行人少。乡亲们就从家里抱来凉席,往桥面上一铺,躺上面哼小曲、聊聊天,边数天上的星星,非常热闹。桥上蚊子少,可以尽情享受夏夜的凉爽。

随着家乡经济快速发展,一座座有栏杆、又宽又平的水泥桥展现在人们面前,汽车、卡车、轿车等各种车辆在桥上川流不息。看着放学后欢呼雀跃的孩子,沐浴着正午和煦的阳光,在桥上嬉戏追逐后渐渐远去的身影,一种久违的多感涌上心头……

现在,家门口风景秀丽的千鹤湖公园,一座蜿蜒曲折的水上栈桥,是我每天下班后必定流连的地方。走在栈桥上,只见湖面波光粼粼,湖上鸟儿自由飞翔。夜幕降临,灯影与波光交相辉映,那座栈桥犹如一条金蛇,让人赏心悦目、心旷神怡。

如今,射阳县城四环路也有了立交桥,拓展了县城的空间,让射阳具有了现代都市模样,同时也让市民感受到现代化城市的便捷快捷。

我相信,射阳将更加美好!

缩影

裴开峰

不知什么时候,村里的家家户户住上了三层别墅;也不知从何时开始,村里每家每户都有了小汽车;更不知在哪个瞬间,突然感慨生活的变化翻天覆地。

我是抓着20世纪尾出生的,成长在21世纪的蓝天下。这两个世纪的变化,可以用不同凡响来形容。小时候,吃的是鸡鸭鱼肉,住的是瓦房平房,坐的是火车、摩托。反观现在,吃的是山珍海味,住的是高楼别墅,坐的是飞机、高铁。目睹时代的飞跃、祖国的富强,我无比自豪。

对我而言,我觉得生活就是衣食住行上的变化。发展在不断地提速,国家在不断地强大,我们身在这浪浪潮流当中,应当努力做好自己,为社会贡献力量。

与我所处时代不同,父辈们对生活上变化的感受就完全不同。他们是生在20世纪70年代,那是一个困难、机会、挑战并存的时代。常听父辈谈及他们小时候,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,每日去学校都是包里揣着大饼,当着一天的口粮。身上的衣服破了,母亲给缝一缝,接着穿。个子长高了,以往旧的长裤就当短裤穿,能省下一一些就是一些。那个年代,许多人活得比较艰难。

父辈他们是用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地去拼搏、去努力,才有了现在的生活。对他们而言,生活就是很简单的温饱冷暖的变化。从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到有饭吃、有衣穿,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

我和父辈们虽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,所经历和感受也大相径庭,但纵观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,我们的经历只是祖国从1949年到2019年这70年来飞速变化的一个缩影,但正是这70年来,无数个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缩影,才汇聚编织成了伟大的中国梦。

广电70年抒怀

邹德萍

打开射阳广电发展的史册,几十支毛竹挑着铁丝,合德街头喇叭闪亮登场,新华广播的电波传到射阳,开国大典那响彻宇宙的声音宏亮,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!”穿越70年时空的隧道,还在我们耳边回响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农村广播迎来第一轮发展,一杆一钱一村一庄,人们寻着一根根银线走向,用劳动编织射阳广播网,串联起黄海滩涂上的城乡,舌黄动喇叭叭叭中晚时广播,重大决策迅速及时响彻城乡。

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,广播升级为荧屏影像,画面模糊信号不稳,那是划时代的科技革命,黑白两色还没退役,彩色靓妆又粉墨登场,数字数据突飞猛进,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。

今天的声频丰富多彩,智能4G互动鹤乡,肩负“喉舌”的重任,坚守广电主阵地主战场,传播射阳好声音、好故事,直播县委政府重大活动盛况,与百万民心连心鱼水情长,射阳大地上演奏一曲新时代的交响。

